

# 台灣女孩和洋女婿

## 誰說洋老公不好

讀過一些異國婚姻破裂的故事，其中遺憾的是老美於錢財上與華人妻子太見外。其實我覺得在金錢觀念上，應該跟一個人從小的家庭教育及性格密切相關，跟哪國人沒關係。嫁給老美後，我就把自己的銀行帳戶關了，因為裡面沒什麼錢了。婚後蜂蜜（Honey意思是蜂蜜，美國人都這樣稱呼另一半）將我的名字加到他的銀行帳戶上，成為Joint Account（夫妻倆同用一張現金卡跟信用卡）。蜂蜜非常不贊成一家人開各自獨立的帳戶，他的理由是夫婦應該成為「一體」，如果連帳戶都分開未免太生疏了。他還說其父母及妹妹婚後都實行「家庭財政一體化」。所以，與蜂蜜出門我是不帶錢包的，因老公會付錢。

## 超浪漫式接機

從台灣度完暑假回美國時，蜂蜜答應去機場接我，可惜不巧，我抵達的那天，他剛好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，不過他安慰我別擔心，他答應過接機就一定會做到。當我抵達波特蘭機場時，接到蜂蜜的電話叫我快出機場大廳。我跑到門外左顧右盼沒看到他啊，電話裡他叮囑我再找找。啊，看到了一輛黑色高級的Limo轎車，就是在電視上觀賞好萊塢明星前往星光大道所搭乘的長款豪華轎車。Limo的司機舉著一個牌子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。哇！不會吧？那麼奢華，我有點嚇傻了。怯怯地跟Limo司機招了招手，司機過來將所有行李放入車廂，接著恭敬地欠身打開車門請我入內。一探身，天啊，座椅旁放了一束玫瑰花，還有一瓶香檳酒。司機開車前將隔著後座的窗戶關上，留下後面我的個人空間，寬敞的車廂內有吧台、電視及音響，天窗還可以自動搖開。我打開香檳，聞著玫瑰花，欣賞著波特蘭美麗的夜景，突然感覺自己好似公主出巡一般。

## 正餐、美白和減肥

蜂蜜帶我去超市，想買些食物車上吃。走遍了超市，沒看到能挑起我食欲的東西。蜂蜜選了一條法國麵包棍，平時我很愛吃這個，但今天看了卻沒胃口。結帳時我還是雙手空空，就順口說：「There is no food!（超市裡沒有食物）」上路不久我開始嚷肚子餓，蜂蜜便請我一起分享法國麵包。我告訴他：「我要吃的是“食物”，法國麵包只能算點心(Snack)，不叫“食物(Food)”。」然後我就繼續喊餓，蜂蜜便突然下了高速公路。我問他做什麼，他說附近有家Wendy(溫蒂漢堡)，要帶我去買漢堡。我抱怨他浪費時間，因為漢堡也不是我想吃的「食物」，蜂蜜再三確定我絕對不吃漢堡後，終於回到高速公路上。

我餓著肚皮，蜂蜜嚼著法國麵包。安靜了片刻後，蜂蜜突然大笑起來，說他今天聽到了幾個中國笑話。第一；我宣佈「超市裡沒有食物」。第二；我申明法國麵包不叫「食物」。第三；我斥責到速食店吃東西，是「浪費時間」。我辯解他不懂女人心。當我說「超市裡沒有食物」時，意思是「超市裡沒有我要吃的食物！」我說法國麵包是「點心」，是因為我想好好地坐下來吃頓「正餐」。我說去溫蒂買漢堡是「浪費時間」，因為那種速食根本是撐肚皮的垃圾！蜂蜜仍舊為「中國笑話」開心不已，直說女人心怎麼這麼複雜，直接講清楚不就好了嗎？

夏天的傍晚雖已近7點鐘，陽光仍很刺眼，我怕曬，趕緊把帶來的長袖襯衫披在身上擋陽光，順便遮住半個臉。蜂蜜見狀以為我覺得車內冷氣太強，趕緊將冷氣風速轉弱。我笑著將冷氣風速轉回，告訴他襯衫是遮陽用，不是來禦寒的。蜂蜜不解起來。我解釋說是怕曬黑，一曬黑就容易長雀斑。蜂蜜要我別擔心，說車窗玻璃已經做了特殊處理可以防紫外線。我不太相信，繼續嘮叨以前我在台灣的車子，貼滿深色的隔熱紙，坐在車裡受到完整的保護。

蜂蜜聽了呵呵大笑，伸出胳膊來

和我比較，笑說我的膚色比他還要白哩。又說他覺得古銅的膚色看來更健康，更好看。我告訴他台灣美的標準是一定要「白」，一白遮十醜，所以我要下功夫讓自己看來更「白」、更「美」。以前在台北時我都會撐把陽傘出門，到美國後，若我大晴天撐把陽傘上街，美國人定會看瘋子似的盯著我。可是要我像老美那樣頂著日頭走，怎麼行，故出門前，一定塗抹好全副的防曬護膚品。蜂蜜對於華人的防曬概念笑得前仰後合，他說美國人反而喜歡找太陽曬，認為曬過才能炫耀出最健康、最時尚的膚色。

影星王祖賢減肥成功，重現玉女風采。晚餐時，我舉著畫報告訴蜂蜜，我嫌自己肚子有贅肉，大小腿太粗，胸脯不夠「波霸」。蜂蜜一臉的困惑，一來他從未覺得我胖，二來他不明白為何我那麼在意自己的外型，難不成我還想去吸引其他男人？

蜂蜜哄我別擔心，在美國，我的身材絕對稱得上「恰到好處」。我說他的審美標準太「低」，用台灣的標準來看，我是「肉嘟嘟」的女人。我也多次想過減肥，即使各項計算公式都證明我屬於標準體型，不過要和電視廣告上那些纖細美女一比，總覺得自己大腿粗了點，小腹突了點，壓力油然而生。到了美國後我才不再擔憂自己的「肥肥」，在美國人眼中我根本就輕盈地像隻小鳥。蜂蜜不斷地申明，太太的健康與笑容，對他而言比什麼都來得重要。還說在美國「纖細骨感」的女人不受歡迎，反而像太太這樣「健康有肉」，才真正受青睞。「要不我怎麼將你從人堆裡給揪出來了，“燙衣板”我是不會娶進門的，要知道性感女神瑪麗蓮·夢露就是肥嘟嘟的。」

## 洋女婿的拜年歌

與蜂蜜一起過第一個春節的前夕，我在家門上貼「福」字，並隨口對蜂蜜解釋：「福字得倒著掛，意思是福到了。」待到了婚禮前夕，我忙著佈置新房貼「喜」字時，記性好的蜂蜜便大聲地提醒說：「喜也得倒掛。」我忙表示「喜」沒有倒著掛一說。這下蜂蜜疑惑起來，爭辯說：「福到了，喜也到了，那多完美。」

晚餐桌上往往是蜂蜜惡補漢語的最佳課堂。今天我做了道青椒牛肉，順便教他 Green pepper 叫做「青椒」，不要叫成「綠椒」。蜂蜜想了想舉一反三道：「紅椒和黃椒我也會說。」

嗯！沒錯，看來孺子可教也！蜂蜜洋洋得意起來繼續賣弄學問：「為什麼紅椒不叫赤椒？」這傢伙竟然知道赤色就是紅色。我只好解釋，只有古書才用「赤」來形容紅色。蜂蜜接著夾起一片牛肉，喊出「牛肉」。正要鼓勵一番，他突然又叫「咖啡牛」，弄得我滿頭霧水。他解釋說：「Brown 是咖啡色，Brown cow 就是咖啡牛。」我說Brown cow應該是黃牛。蜂蜜不解起來，明明是棕色的牛，怎麼變成黃色了呢？我一時也沒了答案，便說反正我們看著它就是黃色的牛，至於怎麼走了顏色不要多問了。

轉眼又快過春節了，在我每晚的督促下，蜂蜜操練了一星期的拜年歌，年三十晚上終於到了演出的關鍵時刻。待我與媽媽聊完家常將話筒遞給蜂蜜時，他緊張得張口結舌，我只好先對著話筒起頭唱：「每條大街小巷……」然後將話筒傳給丈夫，蜂蜜便卯足了勁高聲喊道：「攻擊（恭喜）、攻擊（恭喜）、攻擊（恭喜）你呀。」此時聽到電話另端的老媽已經笑得不行了，繼而又欣賞到一屋子人的歡樂聲聲。

這些日子蜂蜜練中文練得更勤快了。說到學寫中文，蜂蜜復活節時來台北見過我家人後，曾寫了一封致謝信給媽媽。怕信寄丟了，他特別要求我寫下台北的中文地址。蜂蜜先我回美國後，便照著我的筆跡依樣畫葫蘆，練習得滿意後，就用數位相機照下自己的作品，EM給我檢查寫得是否正確。蜂蜜的中文筆跡很可愛，像小學生一般稚嫩，不過字跡相當工整，郵差不會認錯。

我告訴媽媽蜂蜜寫了一封信給她，那天起，媽媽天天檢查信箱。盼呀盼，鴻雁總算飛臨。哇！好大個信封。蜂蜜的英文信僅有一頁紙，通篇是感激媽媽的熱情招待，希望有機會再來台灣看她。事後我笑蜂蜜怎麼用畫報般大的信封來裝一張信紙。他不好意思地解釋說，中文字對他而言像是一個個小圖畫，好不容易才正確地臨摹出那些「畫」，然而中國字的筆劃太複雜，他顧了描便顧不得尺寸，所以每個字都變得斗大，最後只得尋覓一個超大信封才能貼下他「草書」的完整地址。

蜂蜜還誓言如果他現在開始每天學寫20個字，明年再到台北時，至少能認得上千個字了，走在路上便不會迷路了。還說他下次要中英文摻雜著寫信給我媽，要她知道女婿學中文的良苦用心。啊哈！我似乎已經看到媽媽讀洋女婿半中半英作業時笑咪咪的表情了。

